

梅州市妇女运动史资料

(第 五 期)

梅州市妇运史编纂小组编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 录

研究与探索

- 解放战争时期兴梅地区妇运概况……………钟惠明 (1)
- 浅论抗日战争时期梅县地区女学生运动……………钟惠明 (22)

妇运人物

- 李坚贞……………丰顺县党史办 (32)
- 梅南一枝花
- 记女烈士吕进娣……………王希明、余秀云 (34)
- 廖祝梅传略……………徐添娘、邓德华 (40)

妇运散记

- 难以忘却的昨天
- 她们从兴宁一中走来……………陈彩英、张宏英 (43)
- 历史照片……………封底

解放战争时期兴梅地区妇女运动概况

从抗战胜利到夺取全国解放的四年中，兴梅地区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这个历程，作为全区妇女运动的历史应成为兴梅地区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发动妇女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而坚持实行埋藏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1945年9月——1947年4月）；第二，发动妇女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参加游击战争（1947年4月——1949年4月）；第三，发动妇女为迎接解放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4月——1949年10月）。

以下，就三个阶段发动妇女概况分述之。

第一阶段，发动妇女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而坚持实行埋藏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1945年9月——1947年4月）。

（一）、当时的形势、党的方针及妇女工作任务：

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关头。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但美帝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却一面派其部队抢占胜利果实，向我军进攻，准备大打内战，一面奢谈和平，籍以掩盖其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我党方针是：“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是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

国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即对于帝国主义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兴梅党在1945年春全面恢复党组织活动，建立抗日游击韩江纵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武工队的形式，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开辟新据点（共开辟了400多个据点村）。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为了分散发展，对国民党的进攻实行武装自卫，达到保存干部保存据点的目的，在城市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农村武装斗争方面。从1946年6月全区实行埋藏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机关精简有的转化生产，有的转到地方找职业掩护地下工作（韩江纵队改编为梅埔地委特务队）。妇女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党的方针开展活动。

（二）坚持隐蔽斗争的青年妇女。

1945年秋月，党的领导机关在梅县丙村三乡山区，建立了闽粤赣中心县委电台，一群女党员应组织之召，立即投入部队的电台、机关的工作，她们占电台总人数的一半，担负着各项重要任务。如闽粤赣中心县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电台支部书记温碧珍，电台台长兼报务员饶德安，报务员胡珍，明密码译电员陈永、叶云、丘秋、曾珊，《曙光报》付编辑王英秀，交通员郭玉意，机关采购员谢钱等等，她们和男同志一起担负着沟通闽粤赣边、潮梅党和党中央、广东区党委的直接联系，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编辑出版《曙光报》，还配合全国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迅速地准确地传播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她们为激励人民斗志，把握闽粤赣边的斗争

航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妇女除担负上述各自的主要任务外，还做机关周围群众工作、参加站岗放哨、上山砍柴、种菜、挑米，晚上还轮流到山洞里摇马达，一天休息甚少，生活艰苦，但大家精神抖擞、团结、活泼，是一个新型的战斗集体。为保卫机关安全，在三乡各小学都由组织布置了女党员如黄惠容、张萍昭、彭碧琴去任教，去开展统战、宣传活动，并密切注视周围动态，及时为机关投送情报。1946年下半年，敌人结集力量，星夜围袭三乡，由于做好“统战”先得情报，她们摸黑撤退至留岌岗，隐蔽在余亚婆住房楼上，年近古稀的余亚婆为她们端食端喝，忠诚掩护。

在白区，梅县县工委加强了对城市学生运动的领导。1945年7月在盘龙桥李屋举办的学生党员骨干班，成立《梅县学生工作委员会》，领导梅县学生运动的开展。接着（9月初）在盘龙桥旁胡屋召开梅城较有基础的中等以上学校的的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梅县地下学联”，选出理事、候补理事，组成理事会，负责地下学联的日常具体工作。代表中有省立梅州女师、东山中学的女学生代表，其中女师的党员代表杨碧群（杨璞）当选理事，在女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这年初冬，梅县县工委负责人黄戈平到东较场胡屋传达县工委决定，成立梅州女师地下党支部，支委有叶珠云、杨碧群、钟嫦英。接着，闽粤赣中心县委温碧珍亲自从游击区出来到胡屋办女党员骨干训练班，计有东山中学的曾绿枝、陈燕及女师的叶、杨、钟等人参加。1946年春节后四、五天，先后送曾绿枝、陈燕、杨碧群、钟嫦英等到游击区铜鼓漳的沙窝里培训学习。从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党以学校为阵地，在“梅县地下学联”统一部署下，在广大学生中积极配合党的公开和秘密斗争。她们积极宣传反动派破坏和谈，撕毁

“协定”，积极发动内战的阴谋；她们曾多次发动女学联会员在夜晚的县城街道、商店、学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内战，特务横行，乘抗战胜利大发国难财，滥发货币，面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我党又发动广大学生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同时，巩固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壮大力量。因此，根据党的指示，一方面在女学联成员中秘密物色培养建党对象，慎重发展了一批女党员（丘碧瑄、杨友兰）。另方面又积极稳妥地发展新的女学联会员（她们中后来不少参加武装斗争）。她们还选择时机，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如做好“三勤”（即勤工、勤学、勤交友），在学生中建立威信、掌握学生会、班会的领导权。梅州女师的学生会都选上党员当学生会主席、干事。同时，还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学习党的文件、读进步书刊、唱进步歌曲，举行各种学术、时事、问题讨论会等等，利用合法手段，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和三青团组织的各种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此期，梅州女师地下党开展女生工作主要是发动暗中斗争和改善女生生活，如布置粉碎反苏游行，反对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捐献公粮建校舍等。兴宁县立一中和女中先后组织了“西风读书会”，“共鸣歌咏队”，大唱革命歌，大演进步戏剧，如“朱门怨”、“黄河大合唱”等，暗中传阅《团结报》、《华商报》。同时还以“青鸟”为名出版墙报，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她们20多个女同学还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学潮。五华中学“女友会”在地下党领导下，与反动校方、三青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冲破重重困难演出大型话剧“重庆廿四时”，并在文艺晚会上坚持唱“不要

打”的进步歌曲，宣传我党反内战、争和平的主张。五华皇华中学（东江特委的联络点），学生会宣委陈展珍遵照地下党指示，组织女同学在街头搭起演讲台，面对面地与歧岭国民党警察展开大辩论，演讲苏军消灭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所取得的成绩，宣传国民党妥协、投降及其反人民的本质。同时，还与五华一中的女生秘密参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收集情报等活动。大埔西河中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培养教育进步女学生数人，她们以后都参加了武装斗争。丰顺地下女党员胡裁英、胡珍以教书为职业隐蔽于石坑安定小学，曾清则开缝纫店，黄碧容夫妇和丁美娟夫妇分别在汤坑、隍隍开药店，冯淑华在东二市开粮店，黄伟平等到八乡山巩固根据地，她们各占一方收发情报，联络交通，救护伤员，转运枪枝，不出纰漏地掩护潮梅地下党的活动。

在游击区，还活跃着一批女青年，她们在我党的领导下一边生产一边创立和巩固根据地。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部分女同志生产转化，重点在农村山区做巩固据点工作，全区实行埋藏隐蔽方针时，韩纵三、四支队已抽调部分骨干整编，成立韩江纵队第一支队，转战于杭武蕉梅。原韩纵三、四支队的女战士余坚、戴丽华、何永英、阿清姊、钟洁清（何淑玲）、丘克等留在铜鼓嶂的梅埔丰山区，定点生产转化，巩固据点。从该年秋至1947年上半年，坚持达两年之久。铜鼓嶂山高路陡，山民贫困，完全靠种番薯、砍柴卖木为生，这些女同志和男同志一起在群众中同食宿同劳动，一开始就拜群众为师，在干中学烧木炭，学做木屐，还开荒生产，摘叶做竹笠，编草鞋等，使生活费用达三分之二自给，曾受到中心县委书记李碧山的表扬。更重要的她们与群众长

期在一起，使党的政策、妇女解放的道理深入人心。她们乐意教妇女识字、唱歌，并真诚地关心妇女的疾苦，从而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大大巩固了根据地，同时也锻炼了自身。

“南委”事件后一直坚持战斗在饶和埔丰的罗克群、李莲等人，则因敌几次洗劫清泉溪，陈玉英（已怀孕）夫妇、张宏海等人不幸被捕遭害后，环境十分危险，她们才辗转至福建平和芹菜坑老家，以开荒生产掩护据点，直至1947年武装斗争再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除前述部分女性转入山区边生产边巩固据点外，电台机要工作也暂停，人员疏散，丘秋、王秀英到白区教书，饶德安调闽粤赣边工委电台抄收电讯，郭玉意、谢钱留地委机关做据点工作，叶云转入部队。

其时，我党在各根据地内发动当地妇女为部队、机关送菜送柴，减轻负担（当时没有固定生活来源）；执行隐蔽政策后，减少了军事行动，各地武装力量开辟新区（如杭武蕉梅），部分女党员安插到边县附近可以控制的大乡村去任教，去开展宣传统战、交通联络的活动。

在反迫害斗争中，地下党组织男女党员营救落入敌手的同志，如救出为我医治伤病员而坐牢的蔡伯诚、李冰仁夫妇，出狱后又掩护撤往香港。梅县地下党先后派陈德惠、彭碧琴等撤往香港任教，等待时机。在兴梅党的领导下两年分散隐蔽和各种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了一批立场坚定、思想向上，服从领导的妇女干部，为以后我党开展粤东地区的武装斗争储备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第二阶段，发动妇女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参加游击战争（1947年4月——1949年4月）

1946年11月中央发出《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指出

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建立公开的游击根据地。翌年4月香港分局批准了边区工委的决定“先粤东，后闽西南，以粤东为重点，普遍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5月粤东支队在坪砂成立，开辟韩江两岸新区。重阳之日，粤东支队胜利出击大麻，接着又取得三乡歼敌的胜利，从此，全兴梅区普遍开展起游击战争了。这时期全党任务就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区妇女工作则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武装斗争。

当时，妇女组织虽没有跟上形势迅速建立起来，但我党的领导思想是明确的：兴梅地区支援战争、动员参军妇女是主要力量，因此我党重视妇女工作的领导。如当时饶和埔丰工委委员罗克群兼任妇女部部长，梅埔丰有妇女干部黄惠容、余坚，埔永梅有丘秋，杭武蕉梅后调黄惠容、梅兴丰有叶芬，边纵电台有饶德安，部队有叶云，学生、教师中也有不少女党员骨干如谢枫、杨璞、李冬等，她们在各个边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军，支援部队，配合武装部队解决人（扩大部队）、枪、钱（筹备经费）等作出贡献。在白区，我党通过大批女教师女学生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和斗争，有效地发动了群众，打击了反动派。同时对进步女教师、女学生又进行了培养教育，使她们迅速提高觉悟，后来带动许多妇女参加武装斗争。妇女的主要表现有如下几方面：

（1）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反三征”斗争。

由于“反三征”、减租息、清债赎卖等斗争能把群众利益和革命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在二年的斗争中表明了群众能够发动起来的地区，妇女同样能发动起来，而且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妇女比男子表现得更精

细、更耐心<注2>。她们积极参加农会、妇女会的各项活动；支持亲人参加民兵；不但主动承担田事、家事，还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破谷仓时，她们带头分，带头挑运；地主入村收租时，她们宣传党的减租息政策；部队出击归来，她们负责后勤。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妇女得到实惠，又不容辞投身革命行列。1948年大埔坪砂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激怒了埔城驻蓝举初（蓝营）、埔县自卫大队长徐乃刚，他们带兵300余人，于“天川日”拂晓偷袭坪砂。根据情报，县工委组织13个民兵抢占有利山头，采取麻雀战，跳跃式转移射击，使敌人不明虚实，不敢前进，对峙二小时后便撤退。当我独立大队150多人从外地闻讯赶来，各村民兵前来支援时，敌退我聚，460多人大会师，县工委召开盛大联欢会，表彰民兵，杀猪慰问。妇女会长郑淑珍组织妇女送茶、送饭；安置较远的民兵夜宿。当时适遇天气较寒，妇女会又动员群众送被子、棉衣、蓑衣等给民兵御寒，充分显示妇女会的作用。

1948年春夏，敌自卫队对附城农村使用武力强征，附城农村的群众大部分是家庭主妇，她们使用你来我去的对敌方法，即国民党征粮队一出发，各据点群众就避开，若遇敌兵闯进村强征时，妇女就佯装应酬，给烟给茶，答应代找户主回来交粮交税，以拖延时间，或虚张声势说共产党武工队常在此地过往，使敌不敢久留，空空而去。有时，妇女们要求公尝谷代交，把谷集中后，又通知武工队调走，或在敌人运送时通知武工队截走等办法进行反征。到了1948年秋，敌人要派兵才能抢到粮，抓到了。当时党的口号是“反抢粮、反抓丁！”

（2）、发动妇女参加武装斗争。

全区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群情高涨，青年投身武装斗争的愿望强烈，许多疏散转化的女同志、地方女党员、进步青年女教师和女学生纷纷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8月，丰顺八乡山石结脑成立八乡政治武装工作队，队长陈导，队员九人，女性有李娥、李瑞华、曾育青、黄伟萍。11月，潮澄饶丰党组织又派女党员许崇英、蔡初旭、高悟清到盐坪一带配合开辟武装斗争的据点——“三老家”，并成立第二支政治武装工作队，女队员还有江秀卿、江凤仪，赵维芳、林英、李洁、黄若文、黄凤等十余人。至冬，永和埔有黄月英、卓清、李洁清、丁芳，饶和埔丰有廖兰等人参加武装队，五华还有钟莉等十几个女学生投奔粤赣东二支队。到1948年全区参加武装斗争的妇女更多了。如梅埔丰的农妇谢秋带着十三岁和十六的儿女全家出来参军；在兴宁地下党的领导下一批女教师、女学生及广大识字班的妇女（有的是童养媳、婢女和尼姑）踊跃投奔两个边区的游击队。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5月兴宁有五、六十名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行列。粤东支队1947年下半年就有十多位女性在司令部搞机要，在政治部做民运，在连队当炊事员。1948年部队不断扩大改编，兴梅地区是第一支队，下设9个团，35个连队，共有41个伙食单位，女炊事员就约有100多人。军队中让妇女当炊事员有史以来就少有，但兴梅地区不管是连队，还是机关，都是妇女干炊事。事实证明，她们完成任务总是出色的，她们普遍具备吃苦耐劳、勇敢而又守纪律的革命精神。部队在行军中爬山越岭，她们比男同志多一副四、五十斤重的伙食担子，她们从不叫苦，也没有一个人掉过队。当时部队粮食没有定量供应，每到宿营地，她们便立即筹粮、寻菜、生火；遇有战事，急行军几天几夜，她们仍不能睡觉，忠守职责，

以保证战士们不误战机；战士上阵了，她们又马上煮开水，一担担送上前沿阵地；雨天做饭难，为了不暴露目标，她们边烤柴，边用竹笠煽烟。她们还善于深入群众做宣传工作，善于做鞋补衣，倍受战士的欢迎，有空，他们还一起学文化，上政治课。在蕉岭武工队，何端暹、吴燕清、陈会英、吴敬芹等20多位女性中，除当炊事员、卫生员，还有的也荷枪实弹，奔赴敌后战场，和男人一样杀敌。

战斗部队与各地武工队的配合默契，少不了武工队妇女的作用，她们在开辟新区、建立基点中，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中，在筹粮款、协助部队解决给养中，在建立情报网点，破坏敌人的交通中，在做好战士牺牲后的善后工作中等都发挥了她们的优势。有些女同志在完成任务中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仍坚持信念，视死如归。据统计这三年全区牺牲的有名女英烈就有24人，还有不少无名英雄，她们崇高、伟大的民族气节，永远值得人们尊敬！

（3）、妇女动员亲人参加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仍一心一意掩护我部队。

五华在东江党的直接领导下，东二支四团配合武工队，针对大革命时期五华人民牺牲惨重的特点（注1），注意依靠革命烈属发挥战斗力。在华城正定学校侧面的顺韬楼——赵秀梅的家，就是我地下党长期设立的秘密据点。赵大娘的长子钟维元，是大革命失败后，被叛徒告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上被枪杀的。赵大娘饱含悲愤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在钟雄亚、钟靖环等领导的亲切关怀、培养下，化悲愤为力量，一直忠心耿耿地在那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令人触目惊心的斗争年头里，为我党工作。她的幼子入党后不久，即在五华一中被捕，在狱中被拷打得神经失常，她强忍内心的痛

楚，和儿媳叶金娣、李素梅不怕抄家、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一如既往地掩护来往于她家的武工队员和共产党员。除了长子早已为革命牺牲外，她又相继把次子钟深元、刚释放回家的幼子钟春元、爱女钟娥英、二儿媳李素梅、长孙钟巧传等，一个接一个地送进革命队伍。当时敌人污蔑她为“共产麻”，而革命群众、武工队员却誉称她为“革命母亲”。从1948到1949年春，她日夜为扩大部队、筹集经费而操劳不停。她结合妇女特点开展自己的活动，鼓动妇女要有爱国心，要出来见世面，争取妇女解放。她串联本村积极分子黄运娣、黄四娣、李添娣、张继兰以及邻村张素兰等妇女为地下党、武工队当交通员，并发动群众暗中筹粮捐款、制鞋做衣，为游击队输送物资和人力。当时好几批参加革命的青年都在她家集中出发，村里坏人污蔑说：“这些后生是被人拐走的。”赵大娘回驳：“脚在各人肚底下，爱走哪里就到那里！这些后生走的路是对的。”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多少妇女是从认识、信任一批共产党员发展到愿为整个共产党尽忠效劳的！越是革命最严峻的时刻，妇女越是发挥特殊作用掩护党的领导工作。

（4）、妇女是接头站、交通站的主将，是地下党最可靠的后盾。

在那复杂、艰险的战争年月，不论是国统区或是游击区都有我党的地下接头站、交通站，站里主将多数是妇女，她们不是革命同志的母亲、嫂嫂，就是弟媳和姐妹，群众称誉“一人革命，全家红”。如大埔细姆（饶八英）居住的悠宁堂，抗战时就是地下党的交通站。虽然家住蒋管区，却能团结周围力量为共产党服务，几十年如一日，冒着生命危险接待南来北往的同志，收集情报、掩护受伤遭难的病号、抚养

革命后代，被誉为“风雨难摧的堡垒户”。蕉岭高思的李贵云、土坑的钟八姐、北矿的黄月英，她们的家都是交通站，对村里动态了如指掌，在转移、放哨、运输、护理伤员、发动农妇参加革命等工作中应变灵活，她们是游击队的得力助手，地下党的耳目。如1946年7月丰顺胡裁英母女俩不但在家掩护地下党同志古关贤等人，还护送三位北撤的女同志安全到达目的地。又如1949年7月1日，为攻打隍市，边纵二千多人的队伍需在丰顺盐坪住宿二天。盐坪交通站负责人黄凤按照潮澄饶丰县委指示，做好接待队伍工作。她几个会议便把盐坪、大钱村的妇女、民兵全发动起来，既开路，又组织担架队，还动员妇女献粮献肉畜，使队伍在二百多人的小村中养息了整两天。她们革命性强，把妇女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南口的陈满，直至解放后几十年仍从事妇女工作），即使遭受严重损失也毫无怨言，如平原游击队的活动据点——古彩英家，常因掩护同志而暴露目标，敌匪没抓到她，便把屋烧了，把儿子、小叔子抓走，而她照样地为革命东奔西忙。兴宁泥陂范冰清的家（十多人）亦是当时粤赣湘和闽粤赣武工队的一个接头站，她们转运枪弹、筹粮买菜，尽力支援革命。大埔甜竹坑詹菜嫂早在抗战时就投身革命，我电台曾设她家，掩护过原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王勖夫妇（是从江西越狱逃到她家，隐藏达半年之久），1946年敌人多次扫荡清泉溪，她丈夫等八人被捕入狱（直至解放大埔才救出），因丈夫坐牢，两个儿子饿死，她还一如既往尽力支援革命，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第二老家”（第一老家是张全福建立在福建平和县长乐乡）。梅县三乡留岌岗的张正如伯姆及她儿媳为掩护闽粤赣中心县委机关、电台，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支持其子、其夫张其耀等六兄弟参加武装斗

争，1947年冬，婆媳俩不幸落入敌手，坐牢至大埔解放方获释。又如大埔第三溪石壁下黄英婆家，是中共饶和埔丰县委所在地。是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保护了县委、保护了同志，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妇女不惜一切支持人民解放事业的事例，在全区各边县每个角落都层出不穷，她们作为接头站、交通站的主将贡献重大，牺牲也不少，仅大埔就有李带、房累、姜英、李翠英、余闷、赖云梯、肖润华、蓝宝、黄细等人，她们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血洒故乡的青山。

（5）、妇女协助筹集大批物资，保证了我党我军的给养。

战争时局使妇女迅速觉醒，武装斗争又使妇女得到锻炼，从而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各地党及时组织妇女群众配合部队，壮大我党我军力量。丰顺根据地的妇女，面对敌人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毫不气馁地参与反封锁斗争。1948年3月，一次配合武装队伍，她们趁雷雨夜赶到潭江区河撈收税，任务刚完成，便遭敌袭。许云勤、蔡旭等带领突围，许崇英等妇女挑物转移，好容易将全部收税物资运回。1948年大埔赤水村曾组织运输税收物资，100多个妇女前往银江抢运粮食10,000余斤。总之，妇女能通过各种关系，摸清情况后与武工队配合收缴物资。行动时，她们配合警戒，收缴后又由她们负责转运。银江李秀娘、房新粟两家，还长期为党秘密保管物资。她们家的屋棚上、地窖里堆着我军用物资，从未出事。黄砂是闽粤边解放区战争的重要基地之一，许多战役事前在此部署，战后在此休整。而黄砂妇女会总是密切配合，妇女还通过发动侨属不断带回布匹、西药，对解决三年物

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蕉岭三圳九岭的徐春风、钟八姐为了不让敌人抢走粮食，曾组织妇女在夏夜抢割未熟透的稻谷，直送三圳区、南坊肚等游击区。过渡无桥，她们又发动男人下河用头顶粮而过，象接力赛似的为游击队运送粮食。

在梅县瑶上，地下党的联络员林玉云为游击队购买一批电池，不幸被敌人捉去，受尽严刑拷打，致使身孕流产，在迫供、诱捕不获刘纪生（其丈夫）和游击队的情况下，又将她押回原籍处死示众。同年九月，蕉岭南砾的温兰招在为游击队采购用品时又遭敌人搜捕，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6）妇女是一支召之即来的运输队伍。

1948年3月2日，粤东支队在独七大队、民兵和妇女群众的配合下，攻进蕉岭城，歼敌300余人，缴获300余枝枪、15000发子弹，这是解放战争中广东省第一个打下的县城，这次摧毁蒋介石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对闽粤赣反动派震动很大。人民解放的力量在壮大，妇女运动在边区党领导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地妇女解放意识大大提高，易于动员，她们善挑耐苦的特点，在解放战争中发挥很大作用，是一支召之即来的运输队。如在韩江两岸收税的独八大队、在汀江两岸收税的独六大队，他们所收的物资大都是由各村妇女挑运回山区。又如1948年的一个秋夜，梅县水白村荷树岗的妇女接到党的指示，在头塘渡口，按时从船上起运60余个油桶（我军制造土地雷用的）至据点，再由另一支妇女运输队运往游击区。其它各地党组织募集的物资也由各据点附近组织妇女运送的。1949年4月里的一个黑夜，敌人结集进攻大埔富岭，为保卫闽粤赣区党委、韩东地委、韩江干校等单位的撤退，妇女会丘辣英、黄娜英等忘我地动员群众组织掩护机关安全撤退。她们在枪林弹雨中送菜送水送饭，极大鼓舞了士

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当富岭被评为支前模范乡时，丘辣英也被评为支前模范（解放后出席了省第一届农民代表会）。1949年8月下旬，大埔坪砂妇女10余人，为华南分局挑运物资从坪砂的大塘背出发北上江西，历时一月余始返，可谓一次肩挑长征呵。

（7）妇女夜校是我党培养妇女骨干团结、教育、组织群众的集合场。

根据兴梅地区侨乡妇女迫切要求读书识字的特点，许多地方在女党员的努力下，开办了妇女夜校，以发动妇女，培养妇女骨干，协助做好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在梅州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注2）埔永梅有夜校六座，二百多人，抗武蕉梅有夜校一座、四十多人。韩东方面，百侯乌岭共有夜校二座，一百二十八人，永和埔夜校五十座，二千二百人。如梅县瑶上松林莫才小学，在巫平的带领下，培养了刘敏、陈安、余莉等女青年她们在瑶尾的更始小学、李坑中心小学、石坑的启知小学都办起了夜校，使中青年以下绝大多数妇女聚集起来，组织学习，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她们及她们的亲属，使夜校成为我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老根据地女党员亲自上课，提高妇女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使众多的妇女热情靠拢党，热情支持解放战争。兴宁县几年来各区乡中小学普遍举办的妇女夜校，不但逐步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而且削弱了乡村中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她们上进心强，有些夜校是从抗战坚持到解放前夕（如新陂乡的妇女识字班。在那里培养入党的有肖俊英、刘莲英、伍斐珍、钟淑群等，后来都成为妇女干部、参加东二支游击队）。